

<<燕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燕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8866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8867

出版时间：2011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朱少麟

页数：257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悲欣交织的童男之舞（序） 焦桐 朱少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出版后意外地热卖。

初显身手即成畅销作家，很多人羡慕她的幸运，却鲜有人理解她的努力和通过辛勤耕耘所呈现的艺术。现阶段台湾的阅读环境，畅销可能意味着媚俗、肤浅，朱少麟却逆向操作，在她的小说里掺进大量的思考和辩论。

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以自由为主题，铺排情节，通过人物性格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，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哲学思辨，追寻生命自由的奥义。

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燕子》延续对“自由”的辩证，围绕以缺憾为主题的话语，词锋比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更犀利、简洁。

《燕子》之叙事，保留了轻度的哲学思辨，如穆尔普柴斯林德（负责舞台艺术的林先生）和吉坦罗斯卡奇塔波娃（阿芳）在课堂上的两次辩论。

朱少麟显然是欢喜哲学思辨的小说选手。

这项特色，使一群年轻人的清谈，避免了风花雪月的可能，使小说话语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深度。

相对于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朱少麟的《燕子》有更精湛的演出。

无论就意蕴（significance），隐喻性关联（metaphorical coherence），主题统一（thematic unity）等法则来观察，朱少麟充分具备卡勒（Jonathan Culler）所谓的传统文学能力（literary competence），这种能力，促进读者对文本的传统式理解。

《燕子》表达的是关于自由解放了的年轻心灵，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缺憾。

这样有兴味的叙述，我们随便就可辨识某些修辞手段、美学特征，进一步让这些特征产生关联，证明文本的统一性和完整性。

《燕子》的行动时间，压缩在巨型舞剧《天堂之路》从排练到公演前夕的半年间，故事大致按时间顺序连接事件，结尾联系开头，给予事件复合功能。

朱少麟喻人生为舞蹈。

对叙述者阿芳来讲，舞蹈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发生在舞蹈的一切都严重触动情感，阿芳回忆青春期的辛苦，“挥汗如雨，拼着命追赶同侪的舞步”。

又如卓教授拖着癌症末期的病体，“连续几次病倒，都是虚惊一场，像是再三谢幕一样。

我好像看见她俯身答礼时，嘴角促狭的笑意”。

《天堂之路》是名舞蹈家卓教授的闭门之作，暗示这出作品是这位舞蹈大师告别人间的休止符，是她通往天堂最美好的一条路径。

卓教授教诲阿芳，真正的舞者只为了美而跳，一次就够了，“在舞蹈中进入了天启，接近那一只上帝之手”。

《天堂之路》同时是一种智慧开发的工程，通过这一出舞剧的拼练，每一个人物都得到心灵、智慧的成长，卓教授总算强撑病体，完成毕生杰作；叙述者阿芳经过努力和一连串事件，终于“认清自己”，释放自己，领悟到天堂的幸福必须带着人间的缺憾；龙仔跳舞不再空洞，实践为美、为自己而舞，达到舞艺的极致……故事始于狂暴的风雷雨电，终于风停雨霁、晴空万里，结束的场景叠映了开头的场景。

暴风雨是《燕子》里的情感符码，情感激动时，常激动出暴风雨。

阿芳迷恋跳舞的大学时期“像一场暴风”；舞剧配乐初送来第一支曲目时，众人兴奋，“雷声隆隆”；阿芳发现卓教授和龙仔的暧昧关系后，高烧不退，连续下了好几天大雨；龙仔受到某种神秘力量召唤，也是大雨如瀑，雷鸣不已；雅芬被逐出舞团，是一个险恶的早晨；阿芳被逐出舞团，也下着雨；龙仔出走复返回舞团，“下起了不寻常的暴雨”；卓教授重逢最得意的门生李风恒，“眼神凛烈相触，像是风暴一样的往事呼啸穿过两人之中”。

暴风雨的隐喻连贯了文本的符征转换。

似乎这一群年轻人的情感总是特别强烈，要用强烈的符码相应。

<<燕子>>

舞团里舞艺最精湛的是“二哥”李风恒和龙仔，两人遭遇时“像一只亚洲虎遭遇了一只美洲豹，二哥到黄昏时，连颈毛都直竖起来似的，她摇摇头停舞直走向墙角的龙仔”，以暴猛的野生动物喻两个令人欣羡的身体和生命力，这种身体和生命力充沛、蓄势爆发，迎拒着灵与肉的纠葛，期待着一种释放出来的叙述语境。

尤其是龙仔，他的身体美得足以诱发任何人的情欲，阿芳和龙仔之间却始终缺乏情欲冲动。卓教授为激发他们的情感，并练习性欲，竟将他们锁在斗室里送做堆，阿芳在暗夜里抱紧龙仔，感觉他的喘息，“这是一匹无人足以缚缰的烈马，它飞奔起来，四只蹄子都要擦出火花”。

这种转喻式（metonymic）结构的例子不少，在组合关系上组成了复杂的转喻关系序列。

“亚洲虎”、“美洲豹”既分别指代两个高手的舞姿，又被这两种野生动物所指代；此外，“烈马”是龙仔身体的提喻（synecdoche），而飞奔的烈马、难以驾驭、四蹄擦出火花又是性欲的提喻。

符号是意义的媒介，朱少麟在操作这些符号时显得成熟老练，连贯文本的符征群，彼此结合、发展，形成指意活动的网络。

卓教授既是舞蹈界的泰山北斗，她的舞蹈教室虽然只是一幢旧平房，在叙述者眼里却是“景仰多年的圣殿”，“宁静中格外显出了一种深宫内院的气息”；叙述者拉开她办公室的玻璃门，“迎面一道六角探照灯直射过来，辉煌的、辉煌的光圈灌满眼帘，天堂也不过如此”，那道探照灯标记了卓教授霸道的性格和她的主宰地位。

被强调的标记还见诸一些小地方，如卓教授习惯折凹香烟，凌空抛进烟灰缸，病入膏肓时即合理地失去这种神射功夫，以丢掷烟蒂的动作暗示生命力、身体的变化。

又如舞蹈教室院子里的梧桐树的荣枯，象征卓教授的生命，卓教授染病时它大量飘落枯叶，卓教授油尽灯枯时它已枯死。

这部小说描写现代人的努力与迷茫，孤独与寂寞，特别关注时下年轻人的精神出路。

通过卓教授对弟子的要求，提醒大家开发生活中的知觉，“感知这个世界之前，先向你们自己的内在探索”，这是一种亟待释放、拯救的知觉能力，此时描写阿芳气喘发作的一段相当精彩：我觉得双唇干涩，非常后悔午餐时错过的那杯温开水，我觉得卓教授额前那缕发丝非常碍眼，很想帮她轻轻抚平到发髻中，卓教授这时望了过来，目光如电，我正坐肃穆，开始想着，没办法写小抄给龙仔，真是遗憾。

卓教授要我们回归到母胎中的经验，模拟胎息中的知觉。

于是我们阖眼静坐，窗外一对乌秋鸣叫了起来。

卓教授催眠一般的声音，一句一句来袭，我的记忆随着沦陷，掉落。

听见了母亲的心音了吗？

她这么说，发烫的血液拱进血管，灌注到你的四肢百骸，那是什么感觉？

我抱紧了双臂。

她的声音不停入侵：那是你的母亲，能不能，感觉她的感觉？

她期待着你吗？

她想象着你吗？

她平静吗？

愤怒吗？

我的浑身凉得像冰，指尖却又烧灼如火烫，喉头紧缩痉挛，我想要咳出来，或是喊出来，卓教授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：你的母亲笑了，羊水掀起波涛，那也是你第一次的笑，记不记得？

这段叙述有对话、有想象、有独白，流动着阿芳的挣扎，思考的挣扎和肉体的挣扎，其中融合意识流、蒙太奇手法，语言流畅而自然，生动描写气喘发作的过程，并将主题融合在行动里。

在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主题犹依赖辩论“讲”出来；到了《燕子》，则明显增加了行动的分量，由事件“演”出来，这是令人惊喜的艺术跃进。

《燕子》的叙述语境流动着飞翔、释放欲望，崇尚自然情感，释放被捆绑的性灵——龙仔告诉阿芳“我们都有翅膀”；阿芳之所以习舞，是观赏卓教授的舞作《燕子》，从此想要舞艺能像燕子那样飞翔；卓教授谆谆启示阿芳要遵循心灵真实的自我和内在驱力，“跟着心里面的燕子，就不会迷路”，期待阿芳认清自己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燕子。

<<燕子>>

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和《燕子》里的人物塑造，组织了相似性指意功能，如阿芳和马蒂都自幼失恃，家当都是一只皮箱。

朱少麟笔下的人物率皆俊美，年轻，具中性气质，有着相当程度的自恋，如龙仔“漂亮中带着过人的气派”，“满身虬结的肌肉，在水渍中华美得像是要泛出了霜花”；荣恩“是个颇为清丽的女孩，全身骨架出奇的纤长，脸蛋也十分细小，淡施脂粉的五官绽放出一种青春紧致的活力，眉宇间很有着一种妖柔之色”；西卡达“是个非常英挺的男人”；克里夫“那一身风华直可媲美时装模特儿”，李风恒“灵气迫人的眉目间含着一股锐芒”、“英风俊爽”。

这群中性而自恋的年轻人，使得朱少麟的小说艺术染上唯美色彩。

卓教授和龙仔都是核心人物，尤其是后者。

龙仔练舞时撞断克里夫的腿，改变舞剧的角色结构，同时引出“二哥”李风恒。

龙仔像一块不点头的顽石，即使被逼和阿芳送做堆，也激不起情欲，间接促使阿芳二度离开舞团，展开另一条故事线索。

此外，卓教授与龙仔之间、龙仔在舞团中的角色、阿芳对龙仔若有若无的恋慕，是小说中的一个谜（enigma），是难以破解的暧昧关系；这个谜使叙事的生产，维特在不充足、不平衡和延宕的逻辑之内，不断将故事向前推进。

卓教授出场时间不多，但她在事件序列（sequence）中显然也是核心，是一种推动故事发展的力量，屡次扰乱稳定的情境，导致某种失衡状态，招引另一种相反力量的行动。

卓教授另一项功能是喜感，她一方面以暴君角色影响主人翁阿芳的命运，另一方面她是一个“神射手”，能远距离将烟蒂丢进烟灰缸或咖啡杯，神乎其技地以手中折凹的烟惩罚人，还专攻人家的眉心，阿芳面对她时就经常掩住额头逃窜。

朱少麟的成熟还表现在幽默上——藉卓教授的神射香烟的功夫营造幽默感。

这是生命苦涩中的甜甘，泪光中的微笑吧。

《燕子》没有了海安这样梦幻般的偶像，叙述明显较有节制，不再逃避制式生活（如上班），它强调幸福中的缺憾，并且比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多了积极介入生活的态度与决心。

<<燕子>>

内容概要

在处女作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（台湾九歌出版社1996版）甫一面世即意外热卖且引发三年的热议之后，初显身手即跻身畅销书作家、被誉为“台湾的村上春树”的朱少麟女士，又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——《燕子》。

作为台湾新生代代表作家，朱少麟远离媚俗、肤浅的“畅销”怪圈，依然故我地以人物的精神世界展开思辨，追寻、探索自由的意涵。

在《燕子》中，叙述者“我”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——阿芳。阿芳是一个对舞蹈充满向往的女子，小说的情节便始于“我”（阿芳）进入其崇拜的舞蹈天才“卓教授”的舞团。

从初入舞团中的自卑（基于其非舞蹈专科出身及气喘等短处）、自傲（基于其博览群书、识见不凡的优势），进入舞团之后与人隔膜疏离的关系及逃避怯懦的性格缺陷，直到最后——舞剧《天堂之路》演出的成功，阿芳的生命不足被舞蹈填满；而舞蹈联结起不同个体，使其“不同”的人生归于“相同”：不仅仅是“我”拼命追赶同辈脚部的蜕变成蝶的人生隐喻，亦是愈挫愈勇的癌症末期病人卓教授的百炼成钢的生命象征。

舞蹈与人生，形成奇妙的互文关系。

燕子，飞翔的燕子，是卓教授——一个激情飞扬性格暴烈的创造者；是“我”——一个外表冷漠内心火热左冲右突的彷徨舞者；是龙仔——一个聋哑的被排拒在舞台之外的舞蹈天才；是克里夫——一个因勤奋练舞而损伤韧带告别舞台的落寞舞者。

不论是彷徨矛盾的“我”、暴烈顽强的卓教授还是集力与美于一身的龙仔，他们都有自身的缺陷，都为不同的外物所束缚；而他们又都不甘于被束缚，各自通过舞蹈自由地释放自己的热情与能量，自在地探索、追寻属于自己的“自由”。

他们都有自己的缺憾，亦在“舞蹈”的过程中照见对方的缺陷，然而他们从未停止飞翔，从未停止对自由的诘问……天堂路上充满了荆棘，注定要流些血液，掉些泪水。

——主人公之一阿芳。

作者简介

朱少麟，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，辅大外文系毕业，曾在政治公关公司任职，现专职写作。1996年完成处女作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历经五次退稿，出版后竟一鸣惊人，被誉为“天生的作家”。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燕子》再创佳绩，与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并列“最爱一百小说大选”书单，为读者最期待的作家。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地底三万尺》取得“台湾2005年度最畅销中文小说”的骄人成绩。

“以塞林格式的不曝光、不接受采访的迥异风格独立于台湾文坛”的朱少麟，是唯一从不曝光而让作品畅销不衰的女作家，可谓文坛之异数。

章节摘录

往北疾驶的一路上，前方的乌云也正快速暴涨蔓延，层层遮蔽了天光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会是一场不寻常的大雨。

骤雨阻绝了我们的归程。

从傍山的公路离开，我们驶入一条蜿蜒的坡道，才刚抵达海边的断崖，一道闪电就在眼前劈裂了天幕，海面上暴雨成烟，天地瞬间晦涩成了黑灰交际的颜色，巨雷跟着震撼了我们的座车，这时候龙仔咧嘴笑了。

龙仔推开车门，大风和大雨横向狂飙而入，满车的杂物四散纷飞，我的长发也撕扯其中，克里夫返身要捉住龙仔，但是被他挣扎甩脱，龙仔倒着跌出车外，随即被雨水润湿了全身，慷慨的雨，释放出龙仔单薄衣衫下面的原始曲线，我看得见他的肌肉线条，在水渍中华美得像是要泛出了霜花。

克里夫熄了引擎，从驾驶座强行越向后座，造成了一阵骚动，克里夫艰难地开启了车后厢的手提音响，将音量调大到最极限，我们都尖叫了起来，我见到了每一张嘶吼的面孔，但声响非常遥远，这是暴烈的失聪，所有的嘈嚷消融在更凶猛的雷声雨声海涛声中。

只有龙仔静默无语，从车窗的水幕望出去，龙仔的身影断续，如同黑白无声电影的一幕演出，他不顾泥泞爬到了断崖最边缘，看见了浪涛中那艘白色小艇，于是回身朝我们安静地挥手，雨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停的，我从没见过来去得这样干脆的雨。

阳光在同一刻洒落海面，连海风也变得温驯了，我们停止喧哗，钻出车子之后都感到了离奇，无法相信眼前这片完整的晴朗和接近透明的湛蓝。

克里夫换上一片音碟，沉静的陶笛乐音随即穿透到海中心，化成空邃的风，我们在风中远眺海洋，那艘白色小艇随波起伏，海天无涯的深蓝色流光中，小艇变成了视觉上强迫性的主宰，大家最后一齐望向它，心思随之航向远方。

载浮载沉，我们历历穿过往昔，回想得越多，耳边的音乐就退得越幽远，升华到听觉之外的模糊地带，终于非常宁静了，我们的记忆都因此回到了非常温柔的角落，我们都想着卓教授。

到了这天，我认识卓教授正好满半年。

所谓认识，是卓教授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。

对于卓教授这个人，我却是从小知之甚详，就像一个少女崇拜着青春偶像一样，我以带着一丝疼痛的羞涩之情深深仰慕着她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逐渐学到人之受影响于旁人，最深远的转变往往来自于遥远不相干的彼端，我想卓教授始终没能明白，她是如此在毫不知情与满不在乎中，穿越了千万人群，摆弄了遥远的我的命运。

海风中我回忆着，第一次真正见到卓教授时，她已接近六十岁，早该是退休的年纪了，但是她在生命里重新开拓出一片苗圃，那一年卓教授刚回国，挟带着如日中天的声望，她即刻入主国内舞坛。她甚至还能跳。

那是个异常枯旱的盛夏，十六岁的我搭了半天火车抵达台北，在新落成的国家戏剧院前游荡了另一个半天，直到夕色中排队进了场，才想起竟然亢奋得整天忘了饮水，坐在一片漆黑的剧院内只觉得五内俱焚，我干涸得像一具木乃伊，但是当舞台上传来音乐，一束亮银色灯光投射在黑衣的她的身上，她所扮演的燕子翩翩舞起时，当场我落泪如雨，我的左冲右撞的灵魂终于凿开了决口，那只燕子从此栖进我心深处。

那是卓教授回国后的第一场舞，在我眼中她简直是个传奇。

我多么希望能像她跳得那般自由。

后来再知悉卓教授的种种，都是媒体上的浮光掠影。

她宣布封舞那一年，我正好考进了大学外文系，卓教授收拾起她那袭著名的黑舞衣，我心中的那只燕子也进入冬眠期，选读了英文和法文算是遂愿的，只是我心里明白，在我生命中还有个空缺，比任何物质都还实质的空缺，带着黑洞一般的吸力，逼着我拼命投进触手可及的所有东西，我在课余时间跟了一个现代舞团，上课时用灵魂跳舞，练舞时又喃喃背诵法文动词变化，我的大学记忆像一场暴风。

那几年我也曾千里迢迢赶去旁听卓教授的编舞概论课，她的课相当有名气。

卓教授上课总是一手端着咖啡，一手夹着香烟，要是喊了谁回答不出像样的东西，她竖目扬指一弹，

<<燕子>>

整根还带火的香烟瞬间折成V字形，凌空划过一道弧线形橘色光芒，准确地命中学生眉心，其劲之狠，其势之猛，无人得以逃脱，所以她的课堂大家总是抢着挑后排坐，但慕名前来听课者众，形成了前两排空位，教室后面站满人的奇景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非常万幸的是，她倒是从没扔出过咖啡杯。

卓教授封舞之后，很有发福的迹象，渐渐让人有眉目慈祥的错觉。

她虽然不再跳了，但是接手更多的舞团指导工作，她在文化界位高权重，一个意志可以左右无数年轻的心灵，她编舞，她评舞，她引进国际最新锐的现代舞概念，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女暴君，指导学生时，总是透着非常的不耐烦，像是在一群慢拍同伴中暴躁的快舞，不只在舞台上，连在艺术圈里也没几个人能与她长久相处。

所以得知要去见她时，我心中的忐忑其实多过了欣喜，用尽整个青春的锻炼，我知道只有她能给我最后的评分，上一千次舞台也比不上为她一次献舞，但若是她不欣赏我呢？

不在意我呢？

或者用香烟弹射在我剪式回旋的半途呢？

能够跻身卓教授亲自执编的舞码中，是无上的荣幸，也是无上的压力，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舞者被打回了票，我的舞团老师在长久的思索之后，终于再度推荐我前去。

卓教授筹得了一笔非常大的经费，准备推出巨型舞作《天堂之路》的消息早已经在报端喧嚷多日。

虽然自视甚高，我从没妄想过能有参与的机会，卓教授只要一群最好的舞者，而她有数不尽的优秀弟子，我猜想竞争者一定踏穿了卓教授的门槛，况且，这次的筹备动作非同小可，有薪的训练期长达半年，公演场次已经预先一再追加中，卓教授将亲手调教每个舞者，大家都说，这会是卓教授的闭门之作。

站在卓教授那间声名显赫的舞蹈教室前，我曾经踌躇再三，那是我所遥遥景仰多年的圣殿，它比想象中格局还要小一些，是巷子底一幢旧平房，新漆的红木门并未掩上，院内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，正无声地飘落大量枯叶，微卷的叶片覆满了树下几辆机车，教室内外均不见任何招牌，宁静中格外显出了一种深宫内院的气息。

夕阳为屋顶镶上了一层金边，微风悄悄吹拂枯叶成舞，没有任何人踪，没有丝毫声音，夕色像退潮一样卷走了全世界，眼前只剩下这幢沉寂如梦的、镀金如雾的舞蹈教室。

我努力追索，却再也记不起那个盛夏的黄昏里，我是如何穿过了卓教授的小院，意外的是，记忆里还回荡着那一道清脆的铃声。

丁——零，推开木帘门时，一只铜风铃随着响起，微微一惊，我差一点就要以手掩住铜铃。

屋内的人全抬头望向我，在我开口致意之前，又一起转瞬失去了兴趣，回复他们各自的姿态，落日将我的影子长长拖进地板中央，有人悄声过了它，斜光中见得到无数的金色粉翳静静翻飞，什么人轻轻地笑语着，那一刻我突然发现，我又成了一个闯入者，就像我生命中每个重要的转折一样，犹豫太多，决定太晚，实现得又太暧昧，从头至尾，都落得是这样一个半路边缘的角色。

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只有几个人在空旷的教室里练舞，但是并没有音乐，年轻的舞者各自为政，有人正在热身，有人已趴在地面上气喘吁吁，有人对着整幕落地镜坐食便当。

我在玄关前自动换上爵士舞鞋，顺手将长发辫扎成小髻，整束好之后，一个奇异的感觉开始困扰着我。

.....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燕子》延续对“自由”的辩证，围绕以缺憾为主题的话语，词锋比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更犀利、简洁。

相对于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朱少麟的《燕子》有更精湛的演出。

——焦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